松漠紀聞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松漠紀聞
宋 洪皓 著
洪適 校刊
洪遵 補遺

松漠紀聞

女真即古肅慎國也，東漢謂之挹婁，元魏謂之勿吉，隋唐謂之靺鞨。開皇中，遣使貢獻，文帝因宴勞之。使者及其徒起舞於前，曲折皆為戰鬬之狀。上謂侍臣曰：「天地間乃有此物，常作用兵意。」其屬分六部，有黑水部，即今之女真。其水掬之則色微黑，契丹目為混同江。其江甚深，狹處可六七十步，闊處百餘步。唐太宗征高麗，靺鞨佐之，戰甚力。駐蹕之敗，高延壽、高惠真以眾及靺鞨兵十餘萬來降，太宗悉縱之，獨坑靺鞨三千人。開元中，其酋來朝，拜為勃利州刺史，遂置黑水府，以部長為都督、刺史，朝廷為置長史監之。賜府都督姓李氏，訖唐世朝獻不絕。五代時始稱女真。後唐明宗時，嘗寇登州渤海，擊走之。其後避契丹諱，更為女直，俗訛為女質。居混同江之南者謂之熟女真，以其服屬契丹也，江之北為生女真，亦臣於契丹。後有酋豪受其宣命為首領者，號「太師」。契丹自賓州混同江北八十餘里建寨以守，予嘗自賓州涉江過其寨，守禦已廢，所存者數十家耳。

女真酋長乃新羅人，號完顏氏。完顏猶漢言「王」也。女真以其練事，後隨以首領讓之。兄弟三人，一為熟女真酋長，號萬戶。其一適他國。完顏年六十餘，女真妻之以女亦六十餘。生二子，其長即胡來也。自此傳三人，至楊哥太師無子，以其侄阿骨打之弟謚曰文烈者為子。其後楊哥生子闥辣，乃令文烈歸宗。

金主九代祖名龕福，追謚景元皇帝，號始祖，配曰明懿皇后。八代祖名訛魯，追謚德皇帝，配曰思皇后。七代祖名佯海，追謚安皇帝，配曰節皇后。六代祖名隨闊，追謚定昭皇帝，號獻祖，配曰恭靖皇后。五代祖孛堇名實魯，追謚成襄皇帝，號昭祖，配曰威順

皇后。高祖太師名胡來，追謚惠桓皇帝，號景祖，配曰昭肅皇后。曾祖太師名核里頗，追謚聖肅皇帝，號世祖，配曰翼簡皇后。曾叔祖太師名蒲剌束，追謚穆憲皇帝，號肅宗，配曰靜宣皇后。曾季祖太師名楊哥，追謚孝平皇帝，號穆宗，配曰貞惠皇后。伯祖太師名吳剌束，追謚恭簡皇帝，號康宗，配曰敬僖皇后。祖名旻，世祖第二子，咸雍四年歲在戊申生，即阿骨打也。滅契丹，謚大聖武元皇帝，號太祖。同母弟二人，長曰吳乞買，次曰撒也。阿骨打卒，吳乞買立，更名晟，謚文烈皇帝，號太宗，配曰明德皇后。今主名亶，阿骨打之孫，繩果之子。繩果追謚景宣皇帝，亶之配曰屠姑坦氏。

阿骨打八子，正室生繩果，於次為第五，又生第七子，乃燕京留守易王之父。正室卒，其繼室立，亦生二子，長曰二太子，為東元帥，封許王，南歸至燕而卒。次生第六子曰蒲路虎，為兗王、太傅、領尚書省事。長子固碖〈力本切〉，側室所生，為太師，涼國王，領尚書省事。第三曰三太子，為左元帥，與四太子同母。四太子即兀朮，為越王，行臺尚書令。第八子曰邢王，為燕京留守；打毬墜馬死。自固碖以下皆為奴婢。繩果死，其妻為固碖所收，故今主養於固碖家。及吳乞買卒，其子宋國王與固碖、粘罕爭立，以今主為嫡，遂立之。

吳乞買，乙卯年卒。長子曰宗磐，為宋王、太傅，領尚書省事，與滕王、虞王皆為悟室所誅。次曰賢，為沂王，燕京留守。次曰滕王、虞王。袁王撒也，稱揯〈鄔感切〉板〈揯板，彼云大也〉孛極烈，吳乞買時為儲君，嘗謀盡誅南人。

闥辣封魯王，為都元帥，後被誅。其子太拽馬亦被囚，因赦得出。庶子烏拽馬名勖，字勉道，今為平章。

粘罕者，吳乞買三從兄弟，名宗幹，小名烏家奴，本曰粘漢，言其貌類漢兒也，其父即阿盧里移賚。粘罕為西元帥，後雖貴，亦襲父官，稱曰阿盧里移賚孛極烈都元帥。「孛極烈」，彼云「大官人」也。其庶弟名宗憲，字吉甫，好讀書，甚賢。

悟室者，女真人。「悟」作「鄔」音，或云悟失，名希尹，封陳王，為左相。誅宋、兗，滕、虞凡七十二王，後為兀朮族誅。

回鶻自唐末浸微，本朝盛時，有入居秦川為熟戶者。女真破陝，悉徙之燕山、甘、涼、瓜、沙。舊皆有族帳，後悉羈縻於西夏，唯居四郡外地者，頗自為國，有君長。其人卷髮深目，眉脩而濃，自眼睫而下多虬髯。士多瑟瑟珠玉，帛有兜羅綿、毛氈、狨錦、注

絲、熟綾、斜褐。藥有膃肭臍、硇砂。香有乳香、安息、篤耨。善造賓鐵刀劍、烏金銀器。多為商賈於燕，載以橐駝過夏地，夏人率十而指一，必得其最上品者，賈人苦之。後以物美惡雜貯毛連中，〈毛連以羊毛緝之，單其中，兩頭為袋，以毛繩或綫封之。有甚粗者，有間以雜色毛者則輕細。〉然所征亦不貲。其來浸熟，始厚賂稅吏，密識其中下品，俾指之。尤能別珍寶，蕃、漢為市者，非其人為儈則不能售價。奉釋氏最甚，共為一堂，塑佛像其中，每齋必刲羊，或酒酣以指染血塗佛口，或捧其足而鳴之，謂為親敬。誦經則衣袈裟，作西竺語，燕人或俾之祈禱，多驗。婦人類男人，白晳，著青衣，如中國道服。然以薄青紗冪首而見其面。其居秦川時，女未嫁者先與漢人通，有生數子年近三十始能配其種類。媒妁來議者，父母則曰，吾女嘗與某人某人昵，以多為勝，風俗皆然。其在燕者皆久居業成，能以金相瑟瑟為首飾，如釵頭形而曲一二寸，如古之笄狀。又善結金綫相瑟瑟為珥及巾環，織熟錦、熟綾、注絲、綫羅等物。又以五色綫織成袍，名曰「尅絲」，甚華麗。又善撚金綫別作一等，背織花樹，用粉繳，經歲則不佳，唯以打換達靼。辛酉歲，金國肆眚，皆許西歸，多留不反。今亦有目微深而髯不虬者，蓋與漢兒通而生也。

嗢熟者，國最小，不知其始所居，後為契丹徙置黃龍府南百餘里，曰賓州。州近混同江，即古之粟末河黑水也。部落雜處，以其族類之長為千戶統之。契丹、女真貴游子弟及富家兒月夕被酒，則相率攜尊，馳馬戲飲。其地婦女聞其至，多聚觀之。閒令侍坐，與之酒則飲，亦有起舞歌謳以侑觴者，邂逅相契，調謔往反，即載以歸。不為所顧者，至追逐馬足不遠數里。其攜去者父母皆不問，留數歲，有子，始具茶食、酒數車歸寧，謂之拜門，因執子壻之禮。其俗謂男女自媒，勝於納幣而昏者。飲食皆以木器，好置蠱，他人欲其不驗者，乃三彈指於器上，則其毒自解，亦間有遇毒而斃者。族多李姓，予頃與其千戶李靖相知。靖二子亦習進士舉，其姪女嫁為悟室子婦。靖之妹曰金哥，為金主之伯固碖側室。其嫡無子，而金哥所生今年約二十餘，頗好延接儒士，亦讀儒書，以光祿大夫為吏部尚書。其父死，託宇文虛中、高士談、趙伯璘為誌，高、宇以趙貧，命趙為之，而二人書、篆其文、額，所濡甚厚。曾在燕識之，亦學弈、象戲、點茶。靖以光祿知同州，冒墨有素，今亡矣。其論議亦可聽，衣制皆如漢兒。

渤海國，去燕京、女真所都皆千五百里，以石累城足，東並海。其王舊以大為姓，右姓曰高、張、楊、竇、烏、李，不過數種。部曲、奴婢無姓者皆從其主。婦人皆悍妒，大氐與他姓相結為十姊妹，迭稽察其夫，不容側室及他游，聞則必謀置毒死其所愛。一夫有所犯而妻不之覺者，九人則羣聚而詬之。爭以忌嫉相夸，故契丹、女真諸國皆有女倡，而其良人皆有小婦、侍婢，唯渤海無之。男子多智謀，驍勇出他國右，至有「三人渤海

當一虎」之語。契丹阿保機滅其王大諲譔，徙其各帳千餘戶于燕，給以田疇，捐其賦入，往來貿易，關市皆不征，有戰則用為前驅。天祚之亂，其聚族立姓大者於舊國為王，金人討之，軍未至，其貴族高氏棄家來降，言其虛實，城後陷。契丹所遷民益蕃，至五千餘戶，勝兵可三萬。金人慮其難制，頻年轉戍山東，每徙不過數百家，至辛酉歲盡驅以行。其人大多富室，安居踰二百年，往往為園池，植牡丹多至三二百本，有數十幹叢生者，皆燕地所無，纔以十數千或五千賤貿而去。其居故地者令歸契丹，舊為東京，置留守，有蘇、扶等州。蘇與中國登州青州相直，每大風順，隱隱聞鷄犬聲。阿保機長子東丹王贊華封於此，謂之人皇。王不得立，鞅鞅，嘗賦詩曰：「小山壓大山，大山全無力，羞見當鄉人，從此投外國。」遂自蘇乘筏浮海歸唐明宗。善畫馬，好經籍，猶以筏載行。其國初倣唐置官司，國少浮圖氏，有趙崇德者為燕都運，未六十餘，休致為僧，自為大院，請燕竹林寺慧日師住持，約供眾僧三年費。竹林乃四明人，趙與予相識頗久。

古肅慎城，四面約五里餘，遺堞尚在，在渤海國都外三十里，亦以石累城腳。

黃頭女真者皆山居，號合蘇館女真。〈合蘇館，河西亦有之，有八館在黃河東，今皆屬金人，與金粟城、五花城隔河相近。三城八館舊屬契丹，今屬夏人。金人約以兵取關中，以三城八館報之，後背約，再取八館，而三城在河西，屢爭不得。其一城忘其名。〉其人戇朴勇鷙，不能別死生，金人每出戰，皆被以重札，令前驅，謂之硬軍。後役之益苛，廩給既少，遇鹵掠所得復奪之，不勝忿，天會十一年遂叛。興師討之，但守遏山下，不敢登其巢穴。經二年，出鬬而敗，復降，疑即黃頭室韋也。金國謂之黃頭生女真，髭髮皆黃，目精多綠亦黃而白多，因避契丹諱，遂稱黃頭女真。

盲骨子，《契丹事跡》謂之朦骨國，即《唐書》所謂蒙兀部。大遼道宗朝，有漢人講《論語》至「北辰居所而眾星拱之」，道宗曰：「吾聞北極之下為中國，此豈其地邪？」至「夷狄之有君」，疾讀不敢講，則又曰：「上世獯鬻獫狁蕩無禮法，故謂之夷，吾修文物，彬彬不異中華，何嫌之有？」卒令講之。道宗末年，阿骨打來朝，以悟室從。與遼貴人雙陸，貴人投瓊不勝，妄行馬。阿骨打憤甚，拔小佩刀欲剸之，悟室急以手握鞘，阿骨打止得其柄，杙其胸，不死。道宗怒，侍臣以其強悍，咸勸誅之。道宗曰：「吾方示信以待遠人，不可殺。」或以王衍縱石勒、張守珪赦安祿山終致後害為言，亦不聽，卒歸之。至叛遼，用悟室為謀主。阿骨打且死，屬其子固碖善待之。

大遼盛時，銀牌天使至女真，每夕必欲薦枕者。其國舊輪中、下戶作止宿處，以未出適女待之。後求海東青使者絡繹，恃大國使命，惟擇美好婦人，不問其有夫及閥閱高者，

女真浸忿，遂叛。初，女真有戎器而無甲，遼之近親有以眾叛，間入其境上，為女真一酋說而擒之，得甲首五百。女真賞其酋為阿盧甲移賚。〈彼云第三個官人，亦呼為相公。〉既起師，才有千騎，用其五百甲攻破寧江州。遼眾五萬禦之，不勝，復倍遣之，亦折北，遂益至二十萬。女真以眾寡不敵，謀降。大酋粘罕、悟室、婁宿等曰：「我殺遼人已多，降必見勦，不若以死拒之。」時勝兵至三千，既連敗遼師，器甲益備，與戰，復克。天祚乃發蕃、漢五十萬親征。大將余都姑謀廢之，立其庶長子趙王，謀泄，以前軍十萬降。遼軍大震。天祚怒國人叛己，命漢兒遇契丹則殺之。初，遼制：契丹人殺漢兒者皆不加刑。至是攄其宿憤，見者必死，國中駭亂，皆莫為用。女真乘勝入黃龍府五十餘州，浸逼中京。〈中京，古白霫城。〉天祚懼，遣使立阿骨打為國王。阿骨打留之，遣人邀請十事，欲冊帝，為兄弟國及尚主。使數往反，天祚不得已，欲帝之，而他請益堅。天祚怒曰：「小夷乃欲偶吾女邪？」囚其使不報。已而中京被圍，逃至上京。過燕，遂投西夏。夏人雖舅甥國，畏女真之強，不果納。初，大觀中，本朝遣林攄使遼，遼人命習儀，攄惡其屑屑，以「蕃狗」詆伴使。天祚曰：「大宋兄弟之邦，臣吾臣也，今辱吾左右，與辱我同。」欲致之死，在廷恐兆釁，皆泣諫，止枚半百而釋之。時天祚窮，將來歸，以是故恐不加禮，乃走小勃律，復不納，乃夜回，欲之雲中。未明，遇諜者言婁宿軍且至，天祚大驚。時從騎尚千餘，有精金鑄佛，長丈有六尺者，他寶貨稱是，皆委之而遁。值天微雪，車馬皆有轍跡，為敵所及。先遣近貴諭降，未復。婁宿下馬，跽于天祚前曰：「奴婢不佞，乃以介胄犯皇帝天威，死有餘罪。」因捧觴而進，遂俘以還。封海濱王，處之東海上。其初走河西也，國人立其季父於燕，俄死，以其妻代。後與郭藥師來降，所謂蕭太后者。

寧江州去冷山百七十里，地苦寒，多草木，如桃李之類，皆成園。至八月則倒置地中，封土數尺，覆其枝幹。季春出之，厚培其根，否則凍死。每春水始泮，遼王必至其地，鑿冰釣魚，放弋為樂。女真率來獻方物，若貂鼠之屬，各以所產量輕重而打博，謂之「打女真」。後多強取，女真始怨。暨阿骨打起兵，首破此州，馴至亡國。遼亡，大實林牙亦降。〈大實，小名。林牙，猶翰林學士。虜俗大概以小名居官上。〉後與粘罕雙陸爭道，粘罕心欲殺之而口不言。大實懼，及既歸帳，即棄其妻攜五子宵遁。詰旦，粘罕怪其日高而不來，使召之。其妻曰：「昨夕以酒忤大人，〈大音柁。〉畏罪而竄。」詢其所之，不以告。粘罕大怒，以配部落之最賤者，妻不肯屈。強之，極口嫚罵，遂射殺之。大實深入沙子，立天祚之子梁王為帝而相之。女真遣故遼將余都姑帥兵經略屯田于合董城。〈城去上京三千里。〉大實游騎數千，出入軍前。余都姑遣使打話，遂退。沙子者，蓋不毛之地，皆平沙廣漠，風起揚塵至不能辨色，或平地頃刻高數丈。絕無水泉，人多渴死。大實之走，凡三晝夜始得度，故女真不敢窮追。遼御馬數十萬牧于磧外，女

真以絕遠未之取，皆為大實所得。今梁王、大實皆亡，餘黨猶居其地。

合董之役，令山西、河北運糧給軍。予過河陰，縣令以病解，獨簿出迎，以綫繫槐枝垂綠袍上。命之坐，懇辭。叩其故，以實言曰：「縣饋餉失期，令被撻柳條百，慙不敢出。某亦罹此罰，痛楚特甚，故不可坐。創未愈，懼為腋氣所侵，故帶槐以辟之。」

余都姑之降，金人以為西軍大監軍。久不遷，常鞅鞅。其軍合董也，失其金牌。金人疑其與林牙暗合，遂質其妻子。余都姑有叛心。明年九月，約燕京統軍反。統軍之兵皆契丹人。余都姑謀誅西軍之在雲中者，盡約雲中、河東、河北、燕京郡守之契丹漢兒，令誅女真之在官在軍者。天德知軍偽許之，遣其妻來告。時悟室為西監軍，自雲中來燕，微聞其事而未信。與通事漢兒那也回，行數百里，那也見二騎馳甚遽，問之曰：「曾見監軍否？」以不識對。問為誰，曰：「余都姑下人。」那也追及悟室曰：「適兩契丹云『余都姑下人』，既在西京，何故不識監軍？〈北人稱雲中為西京。〉恐有姦謀。」遂回馬追獲之，搜其靴中，得余都姑書曰：「事已泄，宜便下手。」復馳告悟室，即回燕，統軍來謁，縛而誅之。又二日，至雲中。余都姑微覺，父子以游獵為名，遁入夏國。夏人問：「有兵幾何？」云：「親兵三二百。」遂不納。投達靼，達靼先受悟室之命，其首領詐出迎，具食帳中，潛以兵圍之。達靼善射，無衣甲，余都姑出敵不勝，父子皆死。凡預謀者悉誅，契丹之黠、漢兒之有聲者皆不免。

金國舊俗多指腹為昏姻，既長，雖貴賤殊隔亦不可渝。婿納幣皆先期拜門，戚屬偕行，以酒饌往。少者十餘車，多至十倍。飲客佳酒則以金銀杯貯之，其次以瓦杯，列於前以百數。賓退則分餉焉，男女異行而坐，先以烏金銀杯酌飲，〈貧者以木。〉酒三行，進大軟脂、小軟脂、〈如中國寒具。〉蜜袴，〈以松實、胡桃肉漬蜜和糯粉為之，形或方或圓或為柿蒂花，大略類浙中寶階袴。〉人一盤，曰「茶食」。宴罷，富者瀹建茗，留上客數人啜之，或以麤者煎乳酪。婦家無大小皆坐炕上，婿黨羅拜其下，謂之「男下女」。禮畢，婿牽馬百匹，少者十匹，陳其前。婦翁選子姓之別馬者視之，「塞疽」則留，〈好也。〉「辣辣」則退。〈不好也。〉留者不過什二三，或皆不中選，雖婿所乘亦以充數，大氐以留馬少為恥。女家亦視其數而厚薄之，一馬則報衣一襲。婿皆親迎。既成昏，留婦氏執僕隸役，雖行酒進食，皆躬親之。三年，然後以婦歸。婦氏用奴婢數十戶，〈奴曰「亞海」，婢曰「亞海軫」。〉牛馬十數羣，〈每羣九牸一牡，〉以資遣之。夫謂妻為「薩那罕」，妻謂夫為「愛根」。契丹男女拜皆同，其一足跪，一足著地，以手動為節，數止於三。彼言「捏骨地」者，即跪也。

女真舊絕小，正朔所不及。其民皆不知紀年，問之，則曰：「我見草青幾度矣。」蓋以草一青為一歲也。自興兵以後，浸染華風。酋長生朝皆自擇佳辰，粘罕以正旦，悟室以元夕，烏拽馬以上巳。其他如重午、七夕、重九、中秋、中下元、四月八日皆然。亦有用十一月旦者，謂之「周正」。金主生於七月七日，以國忌用次日。今朝廷遣賀使以正月至彼，蓋循契丹故事，不欲使人兩至也。

金國治盜甚嚴，每捕獲，論罪外，皆七倍責償。唯正月十六日則縱偷一日以為戲。妻女、寶貨、車馬為人所竊，皆不加刑。是日，人皆嚴備，遇偷至，則笑遣之。既無所獲，雖畚钁微物亦攜去。婦人至顯入人家，伺主者出接客，則縱其婢妾盜飲器。他日知其主名，或偷者自言，大則具茶食以贖，〈謂羊、酒、肴饌之類。〉次則攜壺，小亦打袴取之。亦有先與室女私約，至期而竊去者，女願留則聽之。自契丹以來皆然，今燕亦如此。

女真舊不知歲月，如燈夕，皆不曉。己酉歲，有中華僧被掠至其闕，遇上元，以長竿引燈毬，表而出之以為戲。女真主吳乞買見之，大駭，問左右曰：「得非星邪？」左右以實對。時有南人謀變，事泄而誅。故乞買疑之曰：「是人欲嘯聚為亂，尅日時立此以為信耳。」命殺之。後數年至燕頗識之，至今遂盛。

胡俗奉佛尤謹，帝、后見像設皆梵拜。公卿詣寺，則僧坐上坐。燕京蘭若相望，大者三十有六，然皆建院。自南僧至，始立四禪，曰「太平」、「招提」、「竹林」、「瑞像」。貴游之家多為僧，衣盂〈衣鉢也〉甚厚。延壽院主有質坊二十八所。僧職有正、副判錄，或呼「司空」，〈遼代僧有累官至檢校司空者，故名稱尚存。〉出則乘馬佩印，街司、五伯各二人前導。凡僧事無所不統，有罪者則撻之，其徒以為榮。出家者無買牒之費。金主以生子肆赦，令燕、雲、汴三臺普度，凡有師者皆落髮。奴婢欲脫隸役者，纔以數千屬請即得之，得度者亡慮三十萬。舊俗姦者不禁，近法益嚴，立賞三百千，它人得以告捕。嘗有家室則許之歸俗，通平民者杖背流遞，僧尼自相通及犯品官家者皆死。

蒲路虎性愛民，所居官必復租薄征，得蕃、漢間心，但時有酒過。後除東京留守，〈治渤海城。〉勑令止飲。行未抵治所，有一僧以榛柈瘿盂遮道而獻，〈榛柈，木名，有文縷可愛，多用為椀。〉曰：「可以酌酒。」蒲路虎曰：「皇帝臨遣時宣戒我勿得飲，爾何人，乃欲以此器導我邪？」顧左右令窒勃辣駭〈彼云敲殺也。〉即引去。行刑者哀其亡辜，擊其腦不力，欲令宵遁而以死告。未畢，復呼使前，僧被血淋漓。蒲路虎曰：「所以獻我者意安在？」對曰：「大王仁慈正直，百姓喜幸，故敢奉此為壽，無它志也。」蒲路虎意解，欲釋之，詢其鄉，以渤海對。蒲路虎笑曰：「汝聞我來，用此相鵲突耳，

豈可赦也！」卒殺之。又於道遇僧尼五輩共輦而載，召而責之曰：「汝曹羣游已冒法，而乃敢顯行吾前邪！」皆射殺之。

金國之法，夷人官漢地者皆置通事。〈即譯語官也，或以有官人為之。〉上下重輕皆出其手，得以舞文招賄，三二年皆致富，民俗苦之。有銀珠哥大王者，〈銀珠者，行第六十也。〉以戰多貴顯，而不熟民事。嘗留守燕京，有民數十家負富僧金六七萬緡，不肯償，僧誦言欲申訴。逋者大恐，相率賂通事，祈緩之。通事曰：「汝輩所負不貲，今雖稍遷延，終不能免，苟能厚謝我，為汝致其死。」皆欣然許諾。僧既陳牒，跪聽命。通事潛易它紙，譯言曰：「久旱不雨，僧欲焚身動天以蘇百姓。」銀珠笑，即書牒尾，稱「塞痕」者再。庭下已有牽攏官二十輩驅之出。僧莫測所以，扣之，則曰：「塞痕，好也，狀行矣。」須臾出郛，則逋者已先期積薪，擁僧於上，四面舉火。號呼稱冤，不能脫，竟以焚死。

胡俗舊無儀法，君民同川而浴，肩相摩于道。民雖殺鷄;，亦召其君同食，炙股烹蒲，〈音蒲，膞肉也。〉以餘肉和蓼菜擣臼中，糜爛而進，率以為常。吳乞買稱帝亦循故態，今主方革之。

金國新制，大氐依倣中朝法律。至皇統三年頒行其法。有創立者率皆自便，如毆妻至死，非用器物者不加刑，以其側室多，恐正室妒忌。漢兒婦莫不唾罵，以為古無此法，曾臧獲不若也。

北人重赦，無郊霈。予銜命十五年，才見兩赦：一為余都姑叛，一為皇子生。

盲骨子，其人長七八尺，捕生麋鹿食之。金人嘗獲數輩至燕。其目能視數十里，秋豪皆見。蓋不食煙火，故眼明。與金人隔一江，常渡江之南為寇，禦之則返，無如之何。

金國天會十四年四月，中京小雨，大雷震，羣犬數十爭赴土河而死，所可救者纔二三爾。

松漠紀聞續

冷山去燕山三千里，去金國所都二百餘里，皆不毛之地。乙卯歲，有二龍，不辨名色，身高丈餘，相去數步而死。冷氣腥焰襲人，不可近。一已無角，如截去。一額有竅，大若當三錢，如斧鑿痕。悟室欲遣人截其角，或以為不祥，乃止。

戊午夏，熙州野外　　水有龍見三日。初於水面見蒼龍一條，良久即沒。次日，見金龍以爪托一嬰兒，兒雖為龍所戲弄，略無懼色。三日金龍如故，見一帝者乘白馬，紅衫玉帶，如少年中官狀，馬前有六螭蜍，凡三時方沒。郡人競往觀之，相去甚近而無風濤之害。熙州嘗以圖示劉豫，劉不悅。趙伯璘曾見之。

是年五月，汴都大康縣一夕大雷雨，下冰龜亙數十里，龜大小不等，首足卦文皆具。

阿保機居西樓，宿氈帳中。晨起，見黑龍長十餘丈，蜿蜒其上。引弓射之，即騰空夭矯而逝，墜于黃龍府之西，相去已千五百里，纔長數尺。其骸尚在金國內庫。悟室長子源嘗見之，尾鬣支體皆全，雙角已為人所截。與予所藏董羽畫出水龍絕相似，蓋其背上鬣不作魚鬣也。

悟室第三子撻撻，勁勇有智，力兼百人，悟室常與之謀國。蒲路虎之死，撻撻承詔召入，自後執其手而殺之。為明威將軍。正月十六挾奴僕入寡嬸家烝焉。悟室在闕下，〈虜都也。〉其長子以告，命械擊于家。悟室至，問其故。曰：「放偷敢爾。」悟室命縛，杖其背百餘，釋之，體無傷。虜法，縛者必死，撻撻始謂必杖，聞縛而驚，遂失心，歸室不能坐，呼曰：「我將去。」人問之，曰：「適蒲路虎去。」後旬日死。悟室哭之慟，曰：「折我左手。」是年九月，悟室亦坐誅。

己未年五月，客星守魯。悟室占之，太史曰：「不在我分野，外方小災無傷。」至七月，魯、兗、宋、滕、虞諸王同日誅。庚申年，星守陳。太史以告宇文，宇文語悟室，〈悟室時為陳王。〉悟室不以為怪。至九月而誅。虜亦應天道如此。

金人科舉，先於諸州分縣赴試。詩賦者兼論策作一日，經義者兼論策作三日，號為「鄉試」，悉以本縣令為試官。預試之士，唯雜犯者黜。牓首曰「鄉元」，亦曰「解元」。次年春，分三路類試，自河以北至女真皆就燕，關西及河東就雲中，河以南就汴，謂之「府試」。試詩賦、論時務策。經義，則試五道、三策、一論、一律義。凡二人取一，牓首曰「府元」。至秋，盡集諸路舉人于燕，名曰「會試」。凡六人取一。牓首曰「勅頭」，亦曰「狀元」。分三甲，曰上甲、中甲、下甲。勅頭補承德郎，視中朝之承議。上甲皆賜緋，七年即至奉直大夫，謂之「正郎」。第二、第三人八年或九年。中甲十二年，下甲十三年，不以所居官高卑，皆遷大夫。中、下甲服綠，例賜銀帶。府試差官取旨，尚書省降劄。知舉一人，同知二人，又有彌封、謄錄、監門之類。試闈用四柱，揭

綵其上，目曰「至公樓」。主文登之，以觀試。或有私者，停官不敘，仍決沙袋。親戚不回避。尤重書法，凡作字，有點畫偏旁微誤者，皆曰「雜犯」。先是考校畢，知舉即唱名。近歲，上、中、下甲雜取十名，納之國中，下翰林院重考，實欲私取權貴也。考校時，不合格者日牓其名，試院欲開，餘人方知中選。〈後又置御試，已會試中選者皆當至其國都，不復試文，只以會試牓殿廷唱第而已。士人頗以為苦，多不願往，則就燕徑官之，御試之制遂絕。〉又有明經、明法、童子科，然不擢用，止於簿尉。明經至於為直省官，事宰執，持筆研。童子科止有趙憲甫位至三品。

省部有令史，以進士及第者為之。又有譯史，或以練事，或以關節。凡遞勅或除州太守，告令史、譯史送之，大州三數百千，帥府千緡。若兀朮諸貴人除授，則令宰執子弟送之，獲數萬緡。

北方苦寒，故多衣皮，雖得一鼠，亦褫皮藏去。婦人以羔皮帽為飾，至值十數千，敵三大羊之價。不貴貂鼠，以其見日及火則剝落無色也。

初，漢兒至曲阜，方發宣聖陵，粘罕聞之，問高慶緒〈渤海人〉曰：「孔子何人？」對曰：「古之大聖人。」曰：「大聖人墓豈可發？」皆殺之，故闕里得全。

燕京茶肆設雙陸局，或五或六，多至十。博者蹴局，如南人茶肆中置棋具也。

女真多白芍藥花，皆野生，絕無紅者。好事之家采其芽為菜，以麵煎之，凡待賓、齋素則用。其味脆美，可以久留。無生薑，至燕方有之，每兩價至千二百。金人珍甚，不肯妄設。遇大賓至，縷切數絲置楪中，以為異品，不以雜之飲食中也。

西瓜形如匾蒲而圓，色極青翠，經歲則變黃。其瓞類甜瓜，味甘脆，中有汁，尤冷。《五代史・四夷附錄》云：「以牛糞覆棚種之。」予攜以歸，今禁圃鄉囿皆有。亦可留數月，但不能經歲，仍不變黃色。鄱陽有久苦目疾者，曝乾服之而愈，蓋其性冷故也。

長白山在冷山東南千餘里，蓋白衣觀音所居。其山禽獸皆白，人不敢入，恐穢其間，以致蛇虺之害。黑水發源於此，舊云粟末河。契丹德光破晉，改為混同江。其俗刳木為舟，長可八尺，形如梭，曰「梭船」，上施一槳，止以捕魚。至渡車，則方舟或三舟。後悟室得南人，始造船，如中國運糧者，多自國都往五國城載魚。

西樓有蒲，瀕水叢生，一榦，葉如柳，長不盈尋丈，用以作箭，不矯揉而堅。左氏所謂「董澤之蒲」是也。

關西羊出同州沙苑，大角虬上盤至耳，最佳者為臥沙細肋。北羊皆長面多髯，有角者百無二三，大僅如指長，不過四寸。皆目為「白羊」，其實亦多渾黑。亦有肋細如箸者，味極珍，性畏怯，不觝觸，不越溝塹。善牧者每羣必置羖攊羊數頭，〈羖攊音古力，北人訛呼「羖」為「骨」。〉仗其勇狠，行必居前，遇水則先涉，羣羊皆隨其後，以羖攊發風，故不食。生達靼者大如驢，尾巨而厚，類扇，自脊至尾或重五斤，皆膂脂，以為假熊白，食餅餌。諸國人以它物易之。羊順風而行，每大風起，至舉羣萬計皆失亡，牧者馳馬尋逐，有至數百里外方得者。三月、八月兩翦毛。當翦時，如欲落絮。不翦，則為草絆落。可撚為綫。春毛不直錢，為氈則蠹。唯秋毛最佳，皮皆用為裘。凡宰羊，但食其肉。貴人享重客，間兼皮以進，必指而夸曰：「此潛羊也。」

回鶻豆高二尺許，直榦有葉，無旁枝。角長二寸，每角止兩豆，一根才六七角，色黃，味如栗。

渤海螃蟹紅色，大如椀，螯巨而厚，其跪如中國蟹螯。石舉、鮀魚之屬皆有之。

自上京至燕二千七百五十里。上京即西樓也。三十里至會寧頭鋪，四十五里至第二鋪，三十五里至阿薩鋪，四十里至來流河，四十里至報打孛堇鋪，七十里至賓州。渡混同江七十里至北易州，五十里至濟州東鋪，二十里至濟州。四十里至勝州鋪，五十里至小寺鋪，五十里至威州。四十里至信州北，五十里至木阿鋪，五十里至沒瓦鋪，五十里至奚營西，四十五里至楊相店，四十五里至夾道店，五十里至安州南鋪，四十里至宿州北鋪，四十里至咸州南鋪，四十里至銅州南鋪，四十里至銀州南鋪，五十里至興州。四十里至蒲河，四十里至瀋州，六十里至廣州。七十里至大口，六十里至梁漁務，三十五里至兔兒堝，五十里至沙河，五十里至顯州，五十里至軍官寨，四十里至惕隱寨，四十里至茂州，四十里至新城，四十里至麻吉步落，四十里至胡家務，四十里至童家莊，四十里至桃花島，四十里至楊家館，五十里至隰州，四十里至石家店，四十里至來州，四十里至南新寨，四十里至千州，四十里至潤州，三十里至舊榆關，三十里至新安，四十里至雙望店，四十里至平州，四十里至赤峰口，四十里至七箇嶺，四十里至榛子店，四十里至永濟務，四十里至沙流河，四十里至玉田縣，四十里至羅山鋪，三十里至薊州，三十里至邦軍店，三十五里至下店，四十里至三河縣，三十里至潞縣，三十里至交亭，三十里至燕。自燕至東京一千三百十五里，自東京至泗州一千三十四里。自雲中至燕山數百里

皆下坡，其地形極高，去天甚近。

虜之待中朝使者、使副，日給細酒二十量罐，羊肉八斤，果子錢五百，雜使錢五百，白麪三斤，油半斤，醋二斤，鹽半斤，粉一斤，細白米三升，麪醬半斤，大柴三束。上節細酒六量罐，羊肉五斤，麪三斤，雜使錢二百，白米二斤，中節常供酒五量罐，羊肉三斤，麪二斤，雜使錢一百，白米一升半。下節常供酒三量罐，羊肉二斤，麪一斤，雜使錢一百，白米一升半。

天眷二年，奏《請定官制》劄子：「竊以設官分職、創制立法者，乃帝王之能事而不可闕者也。在昔致治之主，靡不皆然。及世之衰也，侵冒放紛，官無常守，事與言戾，實由名喪，至於不可復振。逮聖人之作也，剗弊救失，乘時變通，致治之具，然後煥然一新，『九變復貫，知言之選』，其此之謂矣。太祖皇帝聖武經略，文物度數，曾不遑暇。太宗皇帝嗣位之十二載也，威德暢洽，萬里同風，聰明自民，不凝於物。始下明詔，建官正名，欲垂範於將來，以為民極。聖謨弘遠，可舉而行，克成厥終，正在今日。伏惟皇帝陛下，天性孝德，欽奉先猷，奚命有司，用精詳訂。臣等謹按：當唐之治朝，品位爵秩，考覈選舉，其法號為精密。尚慮拘牽，故遠自開元所記，降及遼宋之傳，參用講求。有便於今者，不必泥古，取正於法者，亦無徇習。今先定到官號品次職守，上進御府，以塵乙覽。恭俟聖斷，曲加是正。言順事成，名賓實舉，興化阜民，於是乎在。凡新書未載，並乞姑仍舊貫。徐用討論，繼此奏請。臣等顧惟虛薄，講究不能及遠，以塞明命是懼。倘涓埃有取，伏乞先賜頒降施行。」答詔曰：「朕聞可則循，否則革，事不憚於改為；言之易，行之難，政或譏於欲速。審以後舉，示將不刊。爰自先皇，已頒明命；順攷古道，作新斯人。欲端本於朝廷，首建官於臺省。豈止百司之職守，必也正名；是將一代之典章，無乎不在。能事未畢，眇躬嗣承。懼墜先猷，惕增夕厲，勉圖繼述，申命講求。雖曰法唐，宜後先之一揆；至於因夏，固損益之殊途。務折衷以適時，肆於今而累歲。庶同乃繹，僅至有成，掇所先行，用敷眾聽。作室肯構，第遵底法之良；若網在綱，庶弭有條之紊。自餘款備，繼此施陳。已革乃孚，行取四時之信；所由適治，揭為萬世之常。凡在見聞，共思遵守。」翰林學士韓昉撰詔書曰：「皇祖有訓，非繼體者所敢忘；聖人無心，每立事於不得已。朕丕承洪緒，一紀於茲；祗遹先猷，百為不越。故在朝廷之上，其猶草昧之初。比以大臣力陳懇奏，謂綱紀之未舉，在國家以何觀！且名可言，而言可行，所由集事；蓋變則通，而通則久，故用裕民。宜法古官，以開政府。正號以責實效，著儀而辨等威。天有雷風，辭命安得不作；人皆顛閔，印符然後可捐。凡此數條，皆今急務。禮樂之備，源流在茲，祈以必行，斷宜有定。仰惟先帝，亦鑒微衷。神豈可誣，方在天而對越；時由偶異，若易地則皆然。是用載惟，殆非相反。何必

改作，蓋嘗三復於斯言；皆曰可行，庶將一變而至道。乃從所議，用創新規。維茲故土之風，頗尚先民之質。性成於習，遽易為難；政有所因，姑宜仍舊。漸祈胥效，翕致大同。凡在邇遐，當體朕意。其所改創事件，宜令尚書省就便從宜施行。」

宋、兗諸王之誅，韓昉作詔曰：「周行管叔之誅，漢致燕王之辟，茲維無赦，古不為非。豈親親之道有所未敦？以惡惡之心是不可忍。朕自惟沖昧，猥嗣統臨。蓋由文烈之公，欲大武元之後。德雖為否，義亦當然。不圖骨肉之間，有懷蜂蠆之毒。皇伯太師、宋國王宗磐，族聯諸父，位冠三師。始朕承祧，乃繄協力，肆登極品，兼綰劇權，何為失圖，以底不類？謂為先帝之元子，當蓄無君之禍心，昵信宵人，煽為姦黨，坐圖問鼎，行將弄兵。皇叔太傅、領三省事。兗國王宗雋為國至親，與朕同體，內懷悖德，外縱虛驕。肆己之怒，專殺以取威；擅公之財，市恩而惑眾。力擯勳舊，欲孤朝廷。即其所諱，濟以同惡。皇叔虞王宗英、滕王宗偉、殿前左副點檢渾覩、會寧少尹胡實剌、郎君石家奴、千戶述离、古楚等，競為禍始，舉好亂從。逞躁欲以無厭，助逆謀之妄作。意所非冀，獲其必成。先將賊其大臣，次欲危其宗廟。造端累歲，舉事有期。早露端倪，每存含覆；第嚴禁衛，載肅禮文。庶見君親之威，少安臣子之分。蔑然不顧，狂甚自如。尚賴神明之靈，克開社稷之福。日者叛人吳十稔心稱亂，授首底亡。爰致克奔之徒，乃窮相與之黨，得厥情狀，孚於見聞。皆由左驗以質成，莫敢詭辭而抵讕。欲申三宥，公議豈容；不煩一兵，羣凶悉殄。於今月三日，已各伏辜，並令有司除屬籍訖。自餘詿誤，更不躡尋；庶示寬容，用安反側。民晝衣而有犯，古猶欽哉；予素服以如喪，情可知也。」

陳王悟室《加恩制》詞曰：「貴貴尊賢，式重儀刑之望；親親尚齒，亦優宗族之恩。朕俯迫羣情，祗膺顯號。爰第景風之賞，孰居臺曜之先。凡爾在廷，聽予作命。具官屬為諸父，身相累朝。蹈五常九德之規，為四輔三公之冠。當艱難創業之際，藉左右宅師之勤。如獻兆之信蓍龜，如濟川之待舟楫。迪我高后，格于皇天。屬正統之有歸，賴嘉謀之先定。緝熙百度，董正六官。雍容以折肘腋之姦，指顧以定朔南之地。德業並茂，古今罕倫。迨茲慶賜之頒，詢及僉諧之論。謂上公之加命有九，而天下之達尊者三。既已兼全，無可增益。乃敷求於載籍，仍自斷於朕心。杖以造朝，前已加於異數；坐於論道，今復舉於舊章。蕭相國賜詔不名，安平王肩輿升殿。併茲優渥，以奬耆英。於戲！建無窮之基，則必享無窮之福；錫非常之禮，所以報非常之功。欽承體貌之隆，並對邦家之祉。」

皇后裴摩申氏《謝表》曰：「龍衮珠旒，端臨雲陛；玉書金璽，榮畀椒房。恭受以還，凌競罔措。恭惟道兼天覆，明並日升。誠意正心，基周王之風化；制禮作樂，煥堯帝之

文章。俯矜奉事之勞，飭遣光華之使。溫言獎飾，美號重仍。顧拜命之甚優，慙省躬而莫稱。謹當恪遵睿訓，益勵肅心。庶幾婦道之修，仰助人文之化。」〈后父小名胡搭。〉

渤海《賀正表》曰：「三陽應律，載肇於歲華；萬壽稱觴，欣逢於元會。恭惟受天之祜，如日之升。布治惟新，順夏時而謹始；卜年方永，邁周曆以垂休。臣幸際明昌，良深抃頌。遠馳信幣，用申祝聖之誠；仰冀清躬，茂集履端之慶。」

夏國《賀正表》曰：「斗柄建寅，當帝曆更新之旦；葭灰飛管，屬皇圖正始之辰。四序推先，一人履慶。恭惟化流中外，德被邇遐。方熙律之載陽，應令候而布惠。克凝神於奕奧，務行政於要荒。四表無虞，羣黎至洽。爰鳳闕屆春之早，協龍廷展賀之初。百辟稱觴，用盡輸誠之意；萬邦薦祉，克堅獻歲之心。臣無任〈云云〉。大使武功郎沒細好德、副使宣德郎李膺等齎表詣闕以聞。」

高麗《賀正表》曰：「帝出乎震，方當遂三陽之主；王次於春，所以大一統之始。覆幬之內，歡慶皆均。恭惟中孚應天，大有得位。所過者化，閱眾甫以常新；不怒而威，觀庶邦以率服。茂對佳辰之復，備膺諸福之休。臣幸遘昌期，遠居外服。上千萬歲壽，曾莫預於臚傳；同億兆人心，但竊深於善祝〈云云〉。使朝散大夫衛尉、少卿輕車都尉、賜紫金魚袋李仲衍奉表稱賀以聞。」

右《松漠紀聞》二卷。先君銜使十五年，深阨窮漠，耳目所接，隨筆纂錄。聞孟公〈庾〉發篋汴都，危變歸計，創艾而火其書，禿節來歸。因語言得罪柄臣，諸子佩三緘之戒，循陔侍膝，不敢以北方事置齒牙間。及南徙炎荒，視膳餘日，稍亦談及遠事。凡不涉今日強弱利害者，因操牘記其一二。未幾復有私史之禁，先君亦枕末疾，遂廢不錄。及柄臣蓋棺，弛語言之律，而先君已齎恨泉下。鳩拾殘稿，廑得數十事，反袂拭面，著為一編。紹興丙子夏長男適謹書。

松漠紀聞補遺

虜中廟諱尤嚴，不許人犯。嘗有一武弁經西元帥投牒，誤斥其諱，杖背流遞。武元初，只諱「旻」，後有申請云：旻，閔也。遂併「閔」諱之。

虜中中丞唯掌訟牒，若斷獄會法。或春山秋水，〈謂去國數百里，逐水草而居處。〉從

駕在外，衛兵物故，則掌其骸骼，至國則歸其家。諫官並以他官兼之，與臺官皆備員，不彈擊。外道雖有漕使，亦不刺舉，故官吏臟穢，略無所憚。

虜法：文武官不以高下，凡丁家難未滿百日，皆差監關稅、州商稅院、鹽鐵場，一年為任，謂之「優饒」。其稅課倍增者謂之「得籌」。每一籌轉一官，有歲中八、九遷者。近有止法，不得過三官。富者擇課額少處受之，或以家財貼納，只圖遷轉。其不欲遷者於課利多處，除歲額外，公然分之。

虜中有負犯者，不責降，只差監鹽場。課額雖登，出賣甚遲，雖任滿去官，非賣盡不得仕，至有十年不調者。無磨勘之法，每一任轉一官，以二十五月為任，將滿即改除，並不待闕。

北地漢兒張獻甫作太原都軍，〈都監也。〉其姊夫劉思與侍郎高慶裔為十友之數。張有一犀帶，國初錢王所獻者，號「鎮國寶帶」，是正透，中間龍形。

契丹重骨咄犀，犀不大，萬株犀無一不曾作帶紋，如象牙帶黃色，止是作刀把，已為無價。天祚以此作兔鶻，〈中國謂之腰條皮。〉插垂頭者。

鹿頂合，燕以北者方可車，須是未解角之前。才解角，血脈通，冬至方解。頂之上為「合正須」，亦作「合」。好者有人字，不好者成八字，有髓眼，不實。北人謂角為鹿角合，頂為鹿頂合。〈南中止有鹿角合。〉南鹿不實，定有髓眼，不可車。北地角未老，不至秋時不中。

麋角與鹿角不同，麋角如駝骨，通身可車，卻無紋，生枝不比。鹿皆小鹿，頂骨有紋，上下無之，亦可熏成紋。

犀有三種：重透，外黑有一暈白，中又黑，世艱得之。正透，又曰通犀。例透，亦曰花犀或班犀，有游魚形諸犀中。水犀最貴。〈秀州周通直家有正透犀帶，其中一點白，以紙鐙近之即時滅，有濕氣，疑是水犀。〉

耀段褐色，涇段白色。生絲為經，羊毛為緯，好而不耐。豐段有白有褐最佳，駝毛段出河西，有褐有白。

秋毛最佳，不蛀。冬間毛落，去毛上之粗者，取其茸毛。皆關西羊為之，蕃語謂之「勃」。北羊止作粗毛。

先忠宣《松漠紀聞》，伯兄鏤板歙越。遵來守建業又刻之。暇日，搜閱故牘，得北方十有一事，皆曩歲侍旁親聞之者，目曰「補遺」，附載於此。乾道九年六月二日，第二男資政殿大學士、左中大夫知建康府江南東路安撫使兼行宮留守遵謹書。

此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